

快刀斩 乱麻



赛尔伯探案集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著 温桂华 译

群众出版社

快刀斩 乱麻

赛尔伯探案集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著 温桂华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快刀斩乱麻/(德) 本哈德·施林克著; 温桂华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赛尔伯探案; 3)

ISBN 7-5014-3220-1

I. 快… II. ①施…②温… III. 长篇小说-德国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6523 号

赛尔伯探案集

快刀斩乱麻

著 者/[德] 本哈德·施林克

译 者/温桂华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王 子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6.375 印张 154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014-3220-1/I·1367 定价: 11.50 元

内 容 简 介

乔治·波尔格放弃了自己在卡尔斯鲁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到法国南部改行做了一名自由翻译者。他在那儿的生活很艰苦，一日不如一日，直到有一天一件很奇怪的突发事件使他成为了一家翻译公司的老板，从此，波尔格陷入了一系列事件的漩涡之中，使他敌友不分。

凡是读过施林克的作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在阅读中沉迷于书中主人公的故事之中。书中的主人公是个沉默、聪明、感情细腻而又非常敏感的男人，他选择了孤独，却又一再地、几乎是感情爆发性地去与人接近。

第一部

1

乔治开车回家。他从艾克斯下了高速公路，改走乡村公路，因为他知道从马赛到艾克斯的高速路段免费。从艾克斯到佩图伊斯的路段要征收五法郎的过路费，而五法郎就可以买一盒高卢香烟了。

再他点上一支香烟。这次马赛之行可谓是一无所获。毛林先生，一家翻译公司的老板，有时会给乔治一些工作做，但这次却没什么可给他的。乔治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毛林先生忧虑地四处扫视了一下，对他说：“我跟您说过，如果有资料找您翻译的话，我会给您打电话的。目前公司没有接到任何活！”乔治回头仔细一想，觉得毛林说的或许有道理，公司虽然是他的，但公司业务却依赖于土伦市默茨飞机制造工业航空工程公司。在研制新型战斗直升机的欧洲联合项目中，默茨是法国一方的代表，如果这个



项目搁置了，那么也就没什么可给毛林去翻译了。也许是毛林又想跟莫茨讨价还价以争取更优越的条件从而惹恼了莫茨，所以他故意对毛林卡得很紧，以示惩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莫茨确实为毛林的威胁所逼而不得以雇佣了自己的翻译。

当艾克斯远远地落在身后，乔治开上一条山路的上坡路时，发动机开始转动不均匀，车也跟着颤动不止。乔治冒了一身冷汗。这辆二手标致车是他三周前刚买的！买车的钱还是他父母从海德堡过来看他时给他留下的。他父母对他说：“孩子，如果你工作上确实需要——”他父亲边说边将两千马克装进放在餐桌上的乔治的储钱罐里，“你知道我和你母亲是很乐意帮助你的；但现在，我退休了，你姐姐又有了孩子……”

接下去就是乔治曾听了上千遍的话：你是不是找不到既离家近又比较理想的工作了？你为什么放弃了在卡尔斯鲁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现在既然跟汉娜已经分手了，你是不是该回到德国去？你是不是想让父母到了晚年也不得安生？是不是自己生活中除了自我实现外就没有别的了？“想让你母亲孤独而死吗？”乔治感到很惭愧，因为他只为得到两千马克而高兴，至于他父亲对他都说了些什么，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

油箱几乎还是满的，乔治最近刚去加油站加过油，更换了滤油器。他心想，没理由会出故障啊！他边向前开车边注意听着发动机声，就像一位母亲关注着发烧的孩子的呼吸声一样。车不再颤了！可是刚才听到的不是发动机发出的爆破声吗？还是“嚓嚓”摩擦声？三周以来，他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车会出任何故障，但好景不长，现在他又开始为此而担心了！

到了佩图伊斯，乔治停车，在集市上买完东西后到酒吧里喝啤酒。时值3月初的天气，游客们还呆在外面。那儿曾经有个货摊，上面摆满了普罗旺斯调料、蜂蜜、肥皂和薰衣草料。夏天，从集市开市到收市，都有很多德国人和美国人围在那个货摊周



围，非常热闹，而如今那个货摊已经拆了。其他商店也在清仓甩卖！空中开始笼罩上层层乌云，天气也变得闷热，一阵风吹来，吹得帘子“呼啦啦”作响。天要下雨了。

乔治手中端着酒杯，贴墙站立在酒吧门口。他下穿牛仔褲，上着一件破旧的棕色皮夾克，里面套了一件蓝色毛衣，头戴一頂深色便帽，一副十分放鬆的樣子。遠遠看去，他就像是一個年輕的農民，剛剛結束了集市交易，中午到這兒來小憩一番；從近處觀察，可見他面部額頭上和嘴巴周圍都已經佈滿了深深的皺紋，下巴上還有一道深深的凹痕，眼睛里也流露出一副煩躁不安的疲乏神態。他摘下帽子，順勢在頭上抹了一把，他的頭髮日見稀疏了。歲月流逝，近幾年來他看上去明顯見老，以前他留着胡子的時候，看上去也就是25歲左右，頂多有40歲光景，而現在看上去則至少38歲，甚或還要老幾歲。

空中開始有雨點滴落下來。喬治走到酒吧裡面，碰到了莫里斯、伊夫斯、納丁、杰勒德和卡特琳娜。他們的日子過得也很清苦，靠打零工度日或由愛人或戀人養活。他們之中杰勒德和卡特琳娜的境況最好，杰勒德在庫庫格納有一家小餐館，而卡特琳娜在艾克斯的一家書店當營業員。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聽著外面“哗哗”的雨水聲，與朋友們一起喝著法國茴香酒，喬治感到舒服多了，心想，我能挺住，他們也都能挺住！兩年前，他離開了卡爾斯魯厄，這兩年的日子雖然不好過，但他熬過來了，而且也經受得起漢娜的離開給他造成的精神打擊。當他開車到了杜杭斯山谷南麓的分界山坡時，太陽升起來了。從山坡上放眼望去，可以看到盧貝隆山脈向南蔓延直入一片洼地，接下去就是一片片的葡萄種植園、果園和菜園、魚塘、一間間的農舍和幾座小城市。城市雖比村子大不了多少，但城堡、教堂或防禦工事遺址一應俱全。喬治心想：這兒真是一方獨有的小天地！就像我們儿时夢想中用玩具搭建起來的一方小樂園。他喜歡這兒，就算是秋冬兩



季，大地变得褐色一片，烟囱里飘出的袅袅炊烟漂浮在田野的上空，他也喜欢。现在，他期待着绿意盎然的春天和阳光明媚的夏天的到来。池塘水面和温室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前面就是安苏伊斯了，它位于一座孤峰之上，是一个防御性小城，穿过了这座小城，再穿过一条两旁都种满了意大利柏树的斜坡和一座高石桥就可以看到一条通向城堡的路。乔治穿过石桥向右拐，之后又往右拐驶向了一条杂草丛生的碎石路。他的家就在库库格纳前面的田野上。

2

两年前，乔治和汉娜搬进了这栋房子。离开卡尔斯鲁厄时，闹得很不愉快：与同他一起共过事的律师发生口角、汉娜的前任男友的眼泪和指责、与父母的争执、对切断所有退路后的恐惧。背井离乡，再加上出来后受到的种种职业上的约束使得他们四处奔波，过着流离失所的流亡生活。他们先去了巴黎，想在那儿扎根生活，但找不到工作，居住的条件也非常差，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走向破裂。库库格纳是他们新的开始，他熟悉也喜欢这座旅游城市，希望能在艾克斯或阿维尼翁找到一份工作做。刚去那儿的起初几周，情况还是很糟糕，但他很快在阿维尼翁找到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临时工作，随后就找到了这栋房子。

这栋房子甚得他们的欢心。它的位置比较偏僻，依南坡而建，周围又有樱桃树、李子树，西瓜园和番茄园环绕。阳台和花园从早到晚都有阳光。阳台很大，与二楼齐宽，阳台遮住的地方背阴而且凉快。楼下有两间屋子，楼上三间；住起来甚感宽敞。屋子里又给汉娜隔出了一间工作室，供她绘图作画之用。

他们把家具和汉娜的画架从卡尔斯鲁厄搬来。乔治开辟了一



个香草园，汉娜也布置好了自己的工作室。当电影院不再需要乔治去帮工时，汉娜在印刷厂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后来两人都帮别人收割庄稼。冬天，乔治接到了毛林给他的第一份翻译工作，但赚来的翻译费还是不足以前后打点，汉娜回卡尔斯鲁厄她父母的家去呆两个月。她的父母很富有，很愿意帮助自己的女儿，但条件是她不得去巴黎，不得去库库格纳，也不得与乔治在一起。两个月过后，汉娜又呆了两个月，期间，只有圣诞节回来过一次；后来又回来一次，回来取她的东西，开车的是她的新任男友，她将柜子、床、桌子、沙发、14个箱子和画架都装上车拉走了，只将两只猫留给了乔治。

乔治25岁时，与他的校友兼初恋情人施特菲结婚，30岁离婚，之后的几年曾与这样或那样的女人或长或短地同居过；35岁时，遇到了汉娜，他以为她就是自己今生最合适的伴侣了。

他很喜欢凡事都去探寻个道理。他喜欢探究他与校友兼初恋情人的婚姻，他与律师之间的合作，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实干家与好冥思苦想之人，人的聪明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而成，适应现有的情况并力求有所突破以及真正的生活，尤其是喜欢琢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他时常想，如果他和汉娜一下就坠入爱河，或者他们的爱情发展得再慢一些，那么他们的关系是否会比现在要好？他们的关系的发展是否遵循了开始时他们所遵循的规律？他们的关系是否还有进一步的转机？他们的关系的品质是否表明了他们遵守了那一规律，或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满足后就分开？生活中真有所谓的今生最适合自己的男人或女人吗？是不是跟不同的人在一起就会过不同的生活？在一起两个人是相似好还是另类好？

从理论上来说，汉娜跟他很合适。她与他截然不同，不算聪明，不善言谈，但很直爽，是个很不错的情人；共同策划一项计划时，她又是一个能出点子、办事很独立的合作伙伴。他想，只



要是我想做的，即使她不信任我，也会帮我同我一起做。

汉娜走后，家里只剩下乔治孤零零的一个人守着两只猫，一栋空荡荡的房子和庞大的开销。他们俩曾计划着出一本书，他负责写故事，她负责插图，但现在这项计划刚开始执行就被搁置了。面对这所有的一切，乔治再也无法去探寻其中的道理了。汉娜离开的时候是2月份，他的邻居还记得当初天气不太冷了，而乔治经常是连买黄油的钱也没有。有时候，乔治真想与汉娜理论理论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走向破裂，但给她写信，她不回信；给她打电话，电话被挂断。

乔治还是熬过了那年的余冬，坚持到了来年，靠他给毛林做翻译所赚得的翻译费勉强还能维持生活。但能不能接到翻译工作？什么时候能接到？还无从可知。他满世界四处寄信找活做，不管是文学翻译、科技翻译还是随便什么类型的翻译。他询问法国律师事务所是否需要他提供德国法律知识，写关于普罗旺斯的报道并向德国报社投稿等，但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毫无结果！这样一来，他倒是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了。按说可以静下心来写点东西了，但即使他满脑子都是新闻报道、故事和侦探小说的蓝图，即便是他想写，他也还是静不下心来，因为他脑子里更多的还是各种担忧：毛林什么时候再打电话过来？如果电话正好断线了，我什么时候再打过去？他说过后天会打电话过来，但如果他明天就接到了翻译活而又与我联系不上，怎么办？他会给我留到后天吗，还是干脆就给了别人去做？看来还是明天打个电话？

跟所有不幸的人一样，乔治的情绪很恶劣，就好像周围的世界存心跟他过意不去，而且还存心让他感觉到似的。他也因此而常发牢骚，但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当他给三个潜在的委托方写信，尽管他在写信时就明明知道希望很渺茫，可还是禁不住将三封信都寄出时，当他完成一项任务，口袋里揣着钱，晚上坐在杰勒德的岁月留痕小餐馆里时，当他发现他的朋友们的日子同样很



艰难而他们依然没为此而丧失希望时，当他收拾菜园子时，当他燃上壁炉，满屋子都飘起自己亲手从外面割回来挂在排风扇上的薰衣草的香味时，当友人从德国专程来拜访他时——真正的拜访，并不是为了去西班牙旅游顺道借住在他那里——当他忽然灵感大发，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一个故事的蓝图时，当他回到家里看到信箱被塞得满满时——不，他并不总是这么不幸！并不总那么不可理喻！秋天，邻居家的猫下崽子，乔治抱回来一只公猫。它全身黑油油的，但四个爪子却是白白的，他给它取名为多比。他的另外两只猫分别叫白雪公主和斯内齐。白雪公主雪白雪白的，也是一只公猫。

乔治从马赛回到家，从汽车里一出来，他的猫就迎了上来，在他腿边蹭来蹭去。它们在田里捉了好多田鼠，但都给他带回来了并以此向他邀赏，它们想吃罐里的猫粮。

“你们好！我回来了！工作没有进展，今天没有，明天也同样！你们对这感兴趣，是不是？妨碍不到你们，是不是？白雪公主，你看你个头那么大，年龄也不小了，你应该懂得没工作就没粮食吃的道理。多比，对你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你比它们小，脑子也笨，什么都不懂。”乔治把它抱起来向信箱走去。“看，多比，我们收到一封厚厚的信，是一个胖胖的出版商寄给我们的。现在，兴许会是一个好消息呢！”

他掏出钥匙打开大门，这门同时也当厨房的门使用。冰箱里有半罐猫粮和半瓶白葡萄酒。他将猫粮拿出来给了猫，自己斟上一杯酒，打开音响，推开壁炉间朝向露台的门，手里端着酒，拿着信封出去坐到摇椅上，同时，嘴里还不停地继续跟猫说着话或是在自言自语。早在去年，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至于这个信封嘛，可以等一会儿再打开。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的！你们见过它曾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吗？迟一会儿再打开，会有妨碍吗？如果是好消息，这酒就算是庆祝酒；如果是坏消息，就权当是安慰酒。”



乔治读过一本法文小说，他很喜欢，那是一本以某一特定人群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信仰及生活感受为题材的纪实性、幻想性小说，当时，那本小说还没有德文译本。他想，翻译这本小说很适合纳入到那个出版社的计划之中，所以他翻译了一部分，将自己的试译稿连同那本小说一并寄给了那家出版社。他收到的这封信就是那家出版社寄给他的，上面写道：

尊敬的波尔格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寄来了……我们非常感兴趣地……我们理解您的激动心情……事实上可以纳入到我们的计划之内……与弗拉维格尼的谈判……至于您寄来的翻译稿，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您……许多年来我们都跟一位固定翻译合作，他……请您谅解……随信附上您好意寄来的……

乔治看完信后非常气愤，不由地骂道：“无赖！采纳了我的建议却不与我合作！你们觉得没有义务付给我钱，没有义务给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甚或连一个客气的许诺也没有！岂不知这份译稿足足花了我两周的时间！两周的时间，一无所获！一无所获！无赖！”

乔治从摇椅上站起来，一脚踢在喷壶上。

3

乔治心想，人要是一旦身负债务，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也就变得跟天气一样阴晴不定、变幻莫测了。犹如我从家开车去马赛，出发时阳光普照大地，经过佩图伊斯时几朵乌云空中飘，到艾克斯时乌云密布，到卡布雷尔时雨点淅淅沥沥地滴落，等到达马赛时已是大雨如注、倾盆而下；又如我坐在这露台上，起初是蓝天



白云、阳光明媚，接着几朵乌云飘来、乌云越聚越多，然后小雨滴滴嗒嗒地下，最后就变成了倾盆大雨。两次天气变化的时间历时均为一小时。不管我是在开车时还是我呆着时经历了从好天气到坏天气的变化，对我来说都一样，因为空中的乌云看起来没什么两样，而我无论如何都得被雨水打湿。父母和朋友们说得好，他们一再警告我不要再欠债了。他们说对！我有时是那样做的，但多数情况下我还是负债累累。不管这债台是怎样高筑起来的，对我而言，完全无所谓！因为不管我有所谓也好无所谓也好，结果都是一个样！

乔治从杰勒德和卡特琳娜那儿出来后径直回家。他经常在他们那儿赊账，但也经常去清账。他每次完成一项工作拿到钱后去清账时，总是很大方地比账单上的应付金额多付一些。真是小气！他还在生杰勒德的气！当他怀着很失落的心情去杰勒德的岁月留痕小餐馆小坐时，杰勒德先是给他上了鲑鱼意大利面条，葡萄酒、咖啡和苹果白兰地酒，紧接着就给他送来了账单，虽然没说拒绝再赊账，但是他那拉长的脸却表明了他就是这个意思。这使得乔治很尴尬，于是他不得不将本来想用来支付电话费的那部分钱拿出来摆在桌上，不但能付清自己所欠下的账，还有剩。

第二天上午，他开始整理工作室，因为他订了烧壁炉的木柴，下午送货，他想将木柴存放在这儿。订了货，但幸好已付了款。他想不起来自己当初是出于怎样恶劣的心情而订了这批货。在庫庫格納周圍的林子里有足夠多的斷木可用。

乔治不太愿意到工作室去，因为那儿更容易触动他心中之痛，更容易令他睹物思人：靠近窗户的汉娜的那张大办公桌是他们俩一起做的，完工后为了以示庆祝，也为了验证一下桌子的结实程度，他们俩曾一起躺在上面睡觉。墙上挂着的最后那幅巨型油画的草图，还有汉娜搭在椅背上忘记带走的工作大褂，这些看起来都还是那么得真实，仿佛物在人也还在，但实际上却是人已



去但物还在！可是，乔治并不能完全避免来这儿，因为采暖锅炉和几箱书都在这儿，但即使进来了，他也不愿意收拾屋子，而是任其布满了灰尘，任其荒废下去。

乔治想改变这一切。他没怎么费力就将盛书的箱子码放得整整齐齐，腾出了一块地方用于存放木柴，把汉娜的工作服扔进了垃圾桶。除此之外，这个工作室呢就没什么可收拾的了！

外面开来一辆汽车，既不是来送木头的，也不是送邮件的。来者也是一个德国人，他住在佩图伊斯，叫赫伯特。他本来想从事画画的职业，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未如愿。他们喝着酒谈天说地，彼此聊着最近的困境。

“顺便提一下，”赫伯特告别时说，“如果你能借我 500 法郎，我将非常高兴，因为在艾克斯的画廊和……”

“500 法郎？很抱歉，我也没有！”乔治耸耸肩，摊着空空的双手。

赫伯特非常生气：“我原以为我们还是朋友！”

“就算你是我弟弟——我也不能给你分文，因为我没有！”

“那，你能支付得起下期房租；有钱买葡萄酒，却没钱借给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坦白告诉我说你根本不想借钱给我！”

送木柴的汽车到了。汽车上伤痕累累，货斗没有护栏，驾驶室的门也掉了。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老人，男的只有一只胳膊。

“先生，将木柴堆在什么地方？上等好木柴，很干燥，还有香味！我们是从那边捡回来的！”独臂男人用手指着卢贝隆斜坡的方向。

“你真是一个撒谎不眨眼的伪君子！”赫伯特钻进汽车，一溜烟将车开走了。

乔治不想让这对老夫妇动手给自己干活，但是他阻止不住他们。那个老妇人不断地将木柴从车斗边沿拖下来，递给独臂老



人，独臂老人又满怀抱着木柴送到工作室码放整齐。

中午时分，乔治开车到库库格纳去。库库格纳延伸于两个毗邻的山丘之上，其中一个山丘上有一个教堂，另一个山丘上有一座城堡遗址。旧城墙几乎环绕半个城市，房屋依旧城墙而建或者干脆就建在其上。当乔治开车行驶在这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时，尤其是当他在田间穿行了半个小时之后，库库格纳出现在视野中。赭石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在云层的笼罩之下呈现出灰色时，几年前他第一次经过这里时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又涌上了心头，很舒服、很踏实、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埃唐就在城门前，它是一个很大的四方形池塘，四周有围墙围着，周围种满了法国梧桐树。面向城市的既短又窄的那一侧有一个集贸市场，市场旁边有家酒吧——埃唐酒吧，桌子从春天到秋天都摆在外面。这里夏天凉爽。秋天，这儿的法国梧桐树也随着时令的到来而渐渐秋叶落满地，但人们还可以就着太阳最后的余温坐在外面享受一番。坐在这里，感觉就像是坐在家里。酒吧里有三明治、桶啤供应，在这里乔治可以见到他所认识的人。

这次，乔治坐在这儿，已经喝光了三杯啤酒了，可心情依然很糟糕，他还在生杰勒德和赫伯特的气。总而言之，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太困顿了！他开车回家，一头栽倒在床上午睡。我也会变得跟赫伯特一样吗？或者我已经是这样了？

下午4点钟，他被电话铃声惊醒了。“这里是布尔纳考夫翻译公司。波尔格先生在吗？”

“我就是！”

“波尔格先生，几周前我们在卡德内特开了一家翻译公司。上帝保佑，业务发展情况很可观，翻译订单滚滚而来，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正在招聘员工，注意到您很合适，不知您是否对此感兴趣？”

乔治拿起话筒时还是睡意朦胧，现在完全清醒了，只是声音



有些哽咽。“您是说……我为您……我是否对此感兴趣？我想是的。”

“很好！我们的公司位于亚马逊大街，就在小鼓手纪念广场上面，房子上标有公司标牌。请您近几天就来我们公司一趟。”

4

乔治恨不得马上就开车过去，但他不能那样做，他不能显出自己太心急了，而且星期三、星期四也有点早。于是，他决定星期五上午10点钟过去并开始设想自己那天的着装与举止了：下穿牛仔裤，上穿蓝色衬衣和皮夹克，腋下夹个公文包，包里装着给毛林翻译过的文件和材料；虽然自己内心对翻译订单很感兴趣，但表面上却作得不动声色！

一切都很顺利。乔治周五上午打了电话，约定10点过去。他将车停在鼓手纪念广场上，走上亚马逊大街。10点5分，他按公司标牌的指示找到了“布尔纳考夫翻译公司”，按响了门铃。

三楼的门开着，里面还散发着油漆的味道。接待室刚刚粉刷过，里面的办公桌旁有一位年轻小姐正在工作。她留着齐肩长发，棕色头发，褐色眼睛，抬眼瞧人时，眼神友好，面带微笑。

“您是波尔格先生吗？请稍坐一会儿，布尔纳考夫先生马上就来。”她说话带点口音，把他的名字叫成“波尔舍尔”，把布尔纳考夫叫成“比尔纳考夫”。乔治虽然能听出她说话有口音，但听不出是什么地方的口音。办公椅也是刚刚刷过油漆。乔治的屁股还未沾到椅子，另一间屋子的门就开了，里面呈现出一派业务繁忙的景象。布尔纳考夫的脸色通红，穿着紧身马甲，打着一条颜色艳得耀眼的领带。

“您能找到这儿的路，真不错，年轻的朋友！我可以称呼



您为‘年轻的朋友’吗？我们的工作很多，真有点应接不暇。我看您也是有一大堆的工作，还随身携带着并辛辛苦苦地工作着——不，您不用那么辛苦，这工作对您来说是件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很快就会做好，您还很年轻。我过去也曾年轻过，不是吗？”说着，他双手握住乔治的两只手，使劲攥着、摇着，拉着他往屋子里走。

“布尔纳考夫先生……”

“我先将内室的门关上，然后给你做个简单的介绍——嗯，让我们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主题吧：科技翻译、文本编辑使用手册、财务、客户、委托人和当事人管理以及一些小型友好合作项目，资料非常多。明白了吗？您具备科技翻译经验、计算机经验，做过英译法、法译英，做得快吗？快速工作，是我们这儿工作的关键。如果您的口述录音机与我们的不兼容，我们可以给您配一台。克拉姆斯基女士打字，您检查，完稿后就给出去——快！快！这不曾是你们的弗里德利希大帝的座右铭吗？您是德国人，也许这也不能说是您的弗里德利希大帝，而是我们的彼得大帝，不过无所谓！到现在为止，您一句话也没说，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对吗？”

布尔纳考夫松开乔治的手，将门关上。这儿也散发着刚刚刷过的油漆的味道，办公桌是新的，办公椅是新的，沙发组合也是新的。在墙的纵面上砌出来两个台子，上面放了许多文件夹，再往上就是一幅用图钉钉挂在墙上的设计图。布尔纳考夫站在办公桌前，友好而关心地看着乔治，又问了一遍：“有什么地方不妥吗，年轻的朋友？您是不是在为报酬的问题而犹疑不决？嗯，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不管您跟谁说，我给您的译酬最高为 35 生丁。我知道，靠这点钱成不了富翁，但也不会总像第欧根尼那样过简朴的生活。我并不是指您，而是随便举个例子！”

每字 35 生丁——为毛林工作半年以后，毛林才付他这么多；

